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二冊目錄

總

類



各類叢著

學言詳記十七卷(卷七至十七).....明 陳龍正撰.....幾 亭 台 大 〇〇二 〇〇一
 知足齋叢書六十六種(〇).....清 黃 爽編校.....漢 學 堂 〇〇一 一八七



學言詳記

下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幾亭全書卷之七

學言詳記

發用上

不朽非名之謂也。朽對生言。形而下者必朽。形而上者不朽。就人身論。形色必朽。天性不朽。若以事業文章流芳百世。則有名可聞。與有色可見。總屬形而下矣。耳目豈分留聲。聲色豈分精粗。試觀史子百家所載姓名。今世活人心裏。記憶幾人。懷念幾人。臥名籍簡。亦猶朽腐耳。須是前人之精神意思。長在今世。千萬萬活人心裏。流動充滿。方是生。方是不朽。其間大

幾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一

小又妹或思慕於士林。或感激於氓庶。或止在一方。一國。或翻閱史書。使人掣節旁皇。或不待翻閱。自然淪肌浹髓。各隨前人分量所感。後世有亂。雖後世仁人救實。藉往昔仁人救後世。有治。雖後世仁人開實。藉往昔仁人開念。至此豈但奔走嗜慾。供百年之形骸者。爲大愚。卽自好立名。思作千秋好漢。亦甚浮而不切矣。生者何故思慕逝者。此是今日之仁。然則逝者何故感動生者。卽是當平之仁。我也。人也。死也。生也。古也。今也。道也。名也。原來惟一。

德者。生生不朽之意。無可見聞。但遇事則爲功。乃有

是。有感則爲言。乃有可聞。正不朽之所發也。非顧藉所發以不朽。

生生之心爲根。存斯心也。多聞多見。皆與斯相感矣。物交乎吾前。其理燦然。不忍之所通也。發焉而氣和不忍之所行也。亡其根。雖物物簡點周旋之。鮮中於仁者。知理是問。經世夫子所與。乃在性分上。舍性分。無以經世也。安懷章問志。原爲學問。夫子自言。又在世界。上。舍世界。別無學問也。一闕一闕耳。自行道顯親。而仁惠及於萬世之士農工商。愛惜周於

幾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二

萬世之昆蟲草木。此之謂仁者一體萬物。正憂人未必定得太平來。聖賢不得已。皇皇謀之耳。若既有人時。十分好也。請相與共享太平之樂。在朝則委蛇退食。在野則燕處超然。聖人贊天地全在一憂。天地惟不憂。故禍福或差。聖人惟有憂。故好惡賞罰無爽。如堯舜運際中天。德極盛。治極隆。宜聖人之樂者莫如之。然堯舜懷憂一生。禹思饑者。稷思溺者。伊尹思溝中者。皆爲民除凶而憂患也。堯舜之民。可謂吉矣。乃其憂。皆屑齷進。無有休時。至夫子乃云。古凶與民同患。凶可患也。而吉亦

忘之。蓋天下維吉事之中。有多少難完備。難純粹。處在樂以天下。結脉畢竟在憂。非兩平事。記云。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樂本樂也。而以之興哀。可想見終身憂民之意。

聖人以天下爲一家。老安少懷。分明是一家中事。天下不治。隱痛直如喪家。其窮無所歸情。景與大舜不順乎親相類。窺見此意者。以喪家之狗喻之。孔子以爲家視天下。惟文武周公當之。周衰。其人不作。治道已廢。何敢自比於文武周公。故獨讓此語而弗居也。於人世多所趨避。此世俗之有我於人世。一無芥蒂。此

樂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三

高士之有我。堯舜猶病。周孔日夜栖皇。無我之大聖。固獨存此芥蒂於人間。因識陋巷中。鼓琴而娛。與曾點克夫意思。隱然有間。

箕穎莊列之曠達也。一世皆紅塵蟻蝶也。仁者能曠達而不忍曠於軒冕功名爲樂天。不曠於仁民愛物爲憫人。稚席箕穎。哺喚莊列。

欲人悅。欲人稱。自抑亦私也。欲人安。欲人善。計功亦公也。惟知有人。飾怒舒也。如身有瘡疥。則嚴治之。惟知有我。飾喜憐也。念弗及人之疾痛。疾痛將被人矣。仁體不明。往往見近而忘遠。一當事權。孳孳以引拔交

遊爲長厚。豈知不問賢愚。使立於民上。鄉國受其害。厚耶刻耶。又如親戚有事求伸。若槩爲協力。或他人之理實長。因吾言而受屈。厚耶刻耶。故學者貴明於萬物一體之真意。引拔須擇人。扶助須論理。斯不以近廢遠。

愛民如子。教民如教子。教之者。正欲其相率而爲善。所謂其動也。直毫無二念者也。如曰吾爲父。盡吾教之道耳。率教與否。何計。此之轉念。自何生乎。故欲民從善者。天然之理也。不問其從否者。深言理而不天者也。

樂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四

治其地而圖福其民。義也。隆所親而因以恤其宗。周其外戚情也。無職而福之。不知誰何之子而周恤之。何哉。亦曰義與情而已矣。不推之一膜之外。皆胡越也。推之則萬物吾與也。其愛之。亦情與義也。而況人乎。居官不過濟人耳。堯舜不過濟人耳。施濟之外。有事業耶。所慮我雖施之人未必濟。蓋或不當其可。不盡其宜也。故施易而必濟難。濟無定機。施無定事。施語言。施勤勞。慮皆施也。皆足以濟人。故有濟人之心。雖寒士皆可施。其或微有贏美。又不得靳賁貲。而托語言勤勞。慮以爲功也。合四者爲施。然後施之事密。

雖不居位。事業孰真於此。

有種人錯認道字。謂道乃不涉事物者。於身不篤倫常。於世遂不重拯濟。見有伸人冤抑。扶人貧疾。則曰。此皆著迹。道所賤也。噫。彼自喜清虛。隱藏淄垢。自居沉寂。實落浮游。長俗夫之鄙吝。懈後生之慈祥。孽孰深焉。切切濟人。此念直從大生廣生來。此而非道。何者。爲道。項錢公啓新行同善會於毘陵。忠憲高子又行之。無錫。彼皆深於易者。敦崇實事如此。大抵人抱善心。必得善業而暢。不肯修善業。還是未嘗懷善心耳。豈有空空好道。而水冷於天地之間。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五

若爲無告。執民主。張錢穀。分派飲食。不厭煩。不率意。是極高明處。富鄭公朱文公其人也。與求田問舍之爲鄙。瑣意正相反。此只從人我有間無間處看。若夷然不屑。是大不仁。王衍殷浩謝萬之流耳。料無佳歸宿。鰥寡孤獨。疲瘠殘疾。一人之身。兼有數極。世俗視之極輕。聖王視之特急。所以加意於此。上而農工商賈。下而鳥獸蟲魚。無不各得。此聖人爲政開紐。而施仁之法。則若愛物猶人。卽佛氏平等學術。若就人中妄起分別。侮鰥寡。忽微賤。此勢利之深根。而仁心之賊。周急是何等心腸。體得二字切。可識一體之說。終富是

何等病痛。看得二字破。可釋馬牛之勞。蓋雖多積。以貽子孫。亦是繼富。子孫得此。究將安用哉。聖人淺淺論財。都與生死盈虛相貫串。

原思仲子同辭異心。棄所應受。著已之廉。陳仲子之心也。原思辭粟。本不爲名。自覺無所用之耳。故夫子教以用之之法。粟既有用。思便樂受。人情物理之間。各得其所。

捐貲以助國。何如散財以周民急乎。粟可無辭也。鄰里鄉黨可與也。爲卜式者。結天子之心。猶買道也。爲晏平仲者。彰君賜。爲魏成者。爲國家招賢。盡其心而無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六

寵爲其事而無譽。性中自無人我。處世何以能不分人我。由於不計功名。何以能不計功名。由於以濟物爲樂。亦不必強求行道。亦不忍坐視人窮。但隨緣可行。則行利濟。逢人可說。則竭誠告之。徃徃告之人。而見其設方便者。倍徒於身所行也。至聞風相效。又不可知。樂意相關。莫過於此。人生識此意味。自免苑結衰風之患。大惡則去。小惡則救。其前愆。令改之。不悛則懲之。使無辜之衆。免罹其害。所以便衆也。且薄罪惡人。令其華而終免大咎。福彼亦深。然必事權在我。所行幾何耳。

日偶及皆當思其措置設誠以致告。定轉而勤行。行既久則有觸必動念。有動必盡心。天生先覺之意。庶無負焉。或云身所偶遇。自勉而已。何必爲他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痛癢漸隔。苟便於已。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慈慘殊塗。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忍忽諸。方便說仁心爲質之人。無在不可以種福。福從業。業從心。地位莫得而格之。若刑官若元帥。皆殺人之地也。然于定國爲廷尉。曹彬定江南還。皆自知其後之當典。何則。不殺一人。不妄殺一人。皆生意也。殘刻之子。已無足云。獨惡懷仁心者。以處兵刑之位。爲不幸。則請驗之于曹二公。

親親仁民愛物三者大差等也。三者之中。又各有差焉。因愛父母。乃以敬兄。因敬兄。乃敬門內諸長。因門內。乃以及九族。是親親中之差等也。不如是。非一本之親親也。親不得以槩親。而親可槩施於民乎。補助專及田夫。而姑置百工。餼廩以惠百工。而商賈僅弗征弗稅耳矣。哀先無告。富人則安之耳。是仁民中之差等也。不如是。非一本之仁民也。民不得以槩仁。而

仁可槩施於物乎。惟葢獨報於犬馬。無故之殺。獨戒於犬豕。其餘。則網罟有非時之禁耳矣。是愛物中之差等也。不如是。非一本之愛物也。物不得以槩愛。而況仁之親之乎。自愛無差等。糾於墨者。橫流於佛氏。率百世之愚夫。羣而爲背本不仁之事。草菅其民。民其親。亦且物其親。痛哉。親仁愛解。

觀童子之知覺有漸。卽知仁者之推恩有漸。生意則仁民愛物。無不完成。發芽則愛親敬兄。亦有先後。當其知愛之日。猶未知敬也。儒者隆殺因其天然。而兼愛則矯揉之以人意。造作之以人爲者也。但一切自私自利。亦從隆殺差等中。迤邐誤來。庸人任情不知矯。墨氏矯情。反失其本。

聖人視艸木與鳥獸相似。欲並生哉。斧斤以時。方長不折。庭草不除。爲皆有生氣在。與遠庖厨同意。凡人見草木無聲無血。戕伐不顧。止見生質。未見生氣也。生氣不能見。則生理安能存。聖人之心。一團生理。慈悲廣大。又何必言。

惟人萬物之靈。豈謂機巧。正謂慈祥。殺物以自奉。不安其矣。然使老者凍餒。子姓之心。又不安。聖人於是酌於人心。安不安之間。而立蠶牧之教。

天地間原有理勢二種。如猛獸毒蟲能爲人害。若來近人。則強而殺之。理也。鷄豚木無害於人。而人欲取之。爲用。不得不從而殺之。特勢耳。愛物者聖人之心。止於愛。而不能仁者。聖人之勢。非其心也。

上世鳥獸逼人。人亦能勝鳥獸。勝則能殺。殺則食之。茹毛飲血。性勢自然。不待教也。聖人者。能制鳥獸之害人。不能禁人不害鳥獸。勢不可禁。因設禮以限之。非祭饗不殺。非宴會不殺。非養老不殺。非時不殺。所以限之。少殺。非教之殺也。如可使舉世蔬食布衣。豈不願之。勢不能也。是故審貴賤之性。制賤害貴。限貴害賤。一絕之。一少之。智仁兼矣。若末世之過限而廣殺。則禮教不明。王政不行。故也。聖人在上。其長養萬物。具有實事。使人人哀憫物命。豈比空言勸誘。感十一於千萬而已乎。

西伯養老之政。七十食肉。民家得食肉者幾何。人人生得食肉者幾何。時展少壯之孝。成風俗之儉。亦以養寡殺之仁。矣。自王政不行。食肉無度。殺殺物命。日繁。日繁。大悲之致。乘極而興。凡有人心。不能不動。曰。然則后王君公。列鼎而食。亦非義歟。曰。勞心者治人。爲其育物理物之功多。既有功於天地間。則享天地之

所生。亦不爲不。若謂位尊優者宜然。斯昧義之甚者也。人生得衣裘帛。日飲酒食肉。長念吾何功於天地。爲人在世。不有益於養。必有益於殺。不然。卽天地間一靈物。貧賤閒遊。爲小靈。富貴閑享。爲大靈。

飽食無事。造物之靈。比物連類。使天下翕然宗之。耗蠹尤深。曾不如一農夫。居乾坤之中。爲逸人。必損於世。爲勞人。未必益於世。視所勞何如爾。

季世素餐者。徧天下。除農工商賈外。若非異端。卽是游民。有志者。慨然欲變其耗蠹爲生阜。義也。然試反而思之。吾輩讀聖賢書。方其爲士。尚何志。備何事。子弟後之。則孝弟忠信。果能諸否。及其受職。與何利。除何害。君用之。則安富尊榮。果能諸否。必痛自克責。丕變習氣。而後可以變異端。變游民。不然。吾亦素餐於窮達間者也。安能尸變。

由今而追念唐虞成周之盛。熙熙如在。吾無樂與。由今而豫想後世之太平。悠悠無疆。吾無樂與。況當吾世者乎。況耳目所及。又況與我相關切者乎。述古以開後端。必由今。握近以訖遠。端必在我。故學修不能以斯須間也。

積德累仁之事。不得待死世。不得待後人。在我一身。須

平生無有間斷。若上有為善之父母。下有為善之子。此非常大福之人。古今罕有。

恤人救物。亦有謬時。惟克己無謬。傷人之蛇。不可救也。殺人之盜。不可恤也。已何時而不宜克乎。

一事克己。一事便行得去。人信得過。一事無我。一事便行得有光輝。人感孚得益遠。日用常行俱驗。稍稍夾帶名心客氣。愈揮霍。愈拘固。

果人是而我非。自合從人之是。黨人非而我。豈反從

人之非。大聖人無非可言。遇人不是處。便與化俱徂。一如不見不聞。遇人是處。與已相合。直見為人之是。

幾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十一

不以為合我而從之也。夫是之謂舍己從人。昔陽明先生總制兩廣。贊有司條陳。每云先得我心之同然。此已近無我氣象。然較之大舜。尚有自家一點影子在胸中。

善言共酌而成之。美事更迭而領之。有如一言出。眾翕然稱之。遇一善事。常先人而不後。則難居矣。人情之所慕。天道之所忌。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退遜而不迫。使所積浮於所聞。無令所聞浮於所積。善事僅一人可行。不謂之善。良法僅一家可守。不謂之良。古聖人寧天下者。全在移風易俗。風俗所以受移。

受易。全是通乎眾心。所以人人察過。家家循禮。和氣充盈。而運數可回也。君子處世。一舉一動。一話一言。絕去詭隨之心。又曲體眾人之意。若有一毫超眾自高意思。即不成學。

出口動步。有益於民生者為君子。有損於民生者為小人。汎觀之。都不與斯民相涉。而其間損益之故。一一自在。此邪正之真狀也。若有人忌正而護邪。直是與四海蒼生為仇。

未發善念之人。或得一善言觸發。遂栽成善根。其為益何等深微。若早自栽根者。隨所聞之善。曲暢旁通。不

幾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十二

必指此事。方是此事也。其為益又何等變化。至人善事。由意而生。中人美意。見事而生。是故為善事者。自達其美意。且所以生人之美意。意又達於事。相長無窮。

我不從風。物將自正。

善紙

成已。惟一豫字。成物。俱在豫中。如不聽囑托。待至而拒之。彼開口之人。早失其介矣。惟使囑托者。不至於吾前。併彼之品。不傷。夫是之謂兼成之妙。他如杜亂防奸。無非此意。故凡陷人於不善。未必皆歸有心。惟立誠不早耳。豫思豫為。惟愛人切者能之。

癖癘若事業之根。雖於家。敦於鄉。而不足以濟民。則有之矣。知有限而才薄也。家不肅。鄉黨不睦。而以爲有均同之良才。吾不信也。彼固無其心者。

怨生於貧。樂不關貧事。驕生於富。好禮不關富事。蓋是元來樂道好禮之人。然推其極致。有齊家之理焉。使室人編。其爲樂也。亦隘矣。舉家安貧而樂斯暢。使妻若子。奢吝相乘。我之好禮也。亦孤矣。舉家儉用而樂施。而禮度乃遊乎自然。是故行道必身先之也。道之行。不以一身而已也。

大舜所至。成都孔孟育英才。太丘幼安之徒。鄉里薰其

衆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十三

德。片言獎誨。改過遷善者。不知幾何人矣。德不孤。人必有以應我。善無獨。我必有以成人。

萬物在天地後。猶人在萬物後。其位育也。則先人而後。萬物先萬物而後天地。育之者。實政實事也。位之。則精神感動而已矣。然皆有界限焉。吉人所居。耕牧得宜。雷不震其廬。火不焚其室。或化被鄰黨。均受天澤。一家一鄉之位。育非乎。子賤宰單父。鯢鯢不獲。水旱不作。一邑之位。育非乎。孔子相魯三月。人心風氣大變。一國之位。育非乎。使以聖人爲天下。而又久於其道。則四海內外之天地。無不位。萬物無不育矣。學者

誰不識其義。見夫春秋有孔。戰國有孟。安在位育之功。於是姑然其理。不必徵其事。雖曰然之。實疑之也。若知自一室以至海外。皆有天地。自鷄犬桑麻。以至於凡有血氣。皆爲萬物。然後信致中和之聖賢。生於世間。因其所處。各爲分量。未有不位育者也。火不位原。且隨薪而燎。泉不灌。且隨汲而盈。其燎原與盈。疇之量自如也。且如夫子聞政。當時邦君。亦必有感於衷。與其朋徒。領略者。動一善念。施一善政。卽皆大聖人之中。和德意。默然流行。於以輔相天地。曲成萬物。亦何在無位育之實。可指可言者乎。天下歸

衆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十四

仁。與恭。寬。信。敏。惠。諸事。皆以此意通之。而小儒之死。泥事迹。異端之侈說。虛光。渾然併包。豁然融釋矣。學中無不與天下相通之念。無不與天下相關之事。士原無獨善。有時而獨善者。位耳。故身一也。欲潔其身。爲隱者之節。意在獨善。則遺天下也。歸潔其身。乃聖人之道。意在兼善。不離身也。本無獨善之道。特時未至。則以其兼善天下之道。藏之於身。凝之於心耳。乃其言行制作。可法可傳者。何嘗不與斯世斯民親切相通。安土敦乎仁。無須臾而忘天下也。邇世無聞。無須臾而見有其身也。

學足以兼善。當其窮時。亦有澤物之功。賡隣成俗。但
不如達時之普耳。獨善之學。雖居大位。不欺不染。終
於善一身而已。愛其君。不識納約格心之幾。愛其民。
不能有聚好去惡之道。於兼善何有。故善之量。或以
時分。或以學分。

好名誠不可。獨為君子。有時不容避。好名者。病在好耳。
獨為君子。則視其所為之事何如。為之未有大益。不
為未有大害。而我必欲為之。是不可也。若夫不為。則
禍亂立起。為之。則民困可甦。人特躊躇於克己之難。
於斯時也。從眾必胥溺。勸眾又莫從。必違眾獨行。然
後可以兼紆人我之患。而曰恐冒獨為君子之嫌而
不敢為也。其可乎。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十五

聖人作用在處事。不在持身。移風易俗。有作用也。進禮
退義。無作用也。委蛇以求進。低徊以待留。凡作用皆
枉已阿世。而豈歸潔其身之謂哉。醴酒不設。穆生去。
介士之知幾也。以不戀寵榮。膳肉不至而行。聖人之
知幾也。以不戀事功。不戀寵榮。易。不戀事功。難。攝相
三月。魯國之民。有唐虞之色矣。千載而下。猶扼腕道
廢焉。而況當日乎。聖人飄然而逝。秋毫不致惜於功
之成廢。安然默而處焉。舍之則藏。無復緼寶之歎。介

於石。方於矩。不可則止。故知幾其神。無二道也。是故

公山佛肸欲往。不往。桓子女樂當行。即行。不可則止。
之家法如斯而已矣。所謂不可者。道不可於君心。非
事不可於天下也。無欲以宰之。從人以濟之。因勢以
導之。得君苟專。尚何不可行之事哉。惟君心不在道。
則超然一去以潔之。夫英雄所窮。神化游行。經世之
作用。視英雄倍蓰矣。然英雄或宛轉以就功。卒失義。
而招禍。聖人常方常介。不俟終日。如神龍之顯微。不
可得而執。蓋以方介遠害。不以圓融遠害也。又非其
持身之作用。無筭於英雄者與。是故學英雄難。學聖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十六

人易。學聖人之濟事也難。學聖人之持身也易。聖人
解英雄

聖人極圓神者。智識極純方者。舉動問仁問政。因人指
示。無一相似者。治魯三月。過化存神。其不可測。與智
識議論相等。及其行已也。秉禮持義。未嘗假借一毫。
伯魚顏淵寧令無鄙。無臣有臣。深責季路。羈旅當厄。
非賢不至。雖至此等處。一味方外到底。真所謂造次
顛沛必於是。世情觀之。十分板法。此乃所以為聖人。
是故堯說厥中。至圓至神。上而便加個執字。夫子說
從心所欲。至圓至神。下而便申個矩字。義以方外。亦

貫於內。古今于聖皆以方成。

正之所匹不一。在人品思慮曰正。曰邪。在性情好惡曰正。曰僻。在日月光影萬物體勢曰正。曰斜。曰側。在統運事理曰正。曰間。曰餘。在聲色紫奪朱曰正。曰間。鄭亂雅曰正。曰淫。在五音曰正。曰少。在爵位曰正。曰副。物之背向言之順逆曰正。曰反。曰倒。在文章體調曰正。曰變。在兵家形勢曰正。曰奇。所以匹正者至不一也。故無一足以匹正者也。心無爲以守至正。一了百當。更無他事。

事本善而未有入受其功。感其德則亦有功於天地耳。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十七

武事本不善而未有入受其害。怨其孽則亦得罪於天地矣。功罪在人。後受之在天地。先見之。言行發揮此心者也。故曰樞機所以動天地。樞機在心。動天地以心。故亦有未發於言行而感動天地者矣。莫中和於聖人矣。而以言行實証之。常多直而少遜。世治則言行俱危。世亂僅遜於言耳。遜者柔於辭氣。非枉於義也。合有道無道。究竟何嘗有一言一行不守義之日哉。

無道一也。而言各異。危行言孫。仕者也。孫可默不可默。足以容不仕者也。默可放不可隱。居放言避世者也。

默亦可。孫亦可。位不容尸。而言之肆也。寧謹。

亦有言足以容者。處亂之權也。郭林宗不爲核論。以爲此言而合於默也。事不矜能。不居功。則雖日行。事如無一事。無言無事易。言而無言。事而無事難。以此處治。天下歸德矣。以此處亂。天下希怨矣。苟未能此。姑默且止乎。

武未盡善。豈不非大夫之義耶。微言以明道。雖子孫臣庶。可擬之於祖宗太君。許言以彰過。雖共國而處者。不可加之於其大夫。

隱惡揚善。非獨聽言。凡可垂法事多表。可痛戒事罕陳。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十八

貞孝姓氏欣傳。奸貪來歷慚述。皆隱揚之推也。稱善必詳。欲傳其爲善之法。俾便於倣倣也。稱惡必略。不欲傳其爲惡之法。恐便於效尤也。

論事或小小滲漏。受人指摘。正無妨。若敲點人病痛。使聞者或點頭或冷笑。而受者隱隱傷心。則禍機重矣。舜戒禹惟口興戎。上古已然。況涉末流。君相且然。況居下位。故聞人之失言者。可默而不可摘也。事君親待密友。則有諷諫與善道焉。

言非禮義。度其出於誤見。或習惡未深。則指點而移之。着於心本。徒致其怒。默焉可也。或且昌言無忌。將莫

其惡於衆心。則明理以漸之。平氣以和之。使聞者樂其非。而言者不至於激怒。斯彼我胥益矣。凡見惡人。以是爲或默或語之法。

魏武欲威遠。選崔琰自代。已而聞虜使識已英雄。追殺之。操之猾賊極矣。然知人者。上以立功。下以遠害。虜使輕洩其識。反以自戕。不如不知之愈也。故觀人以不知爲患。既已知之。有時不可言。

劉文正湛六問曰。公孫丑問知言。孟子僅答以人言之病。不指所以知之者。何耶。曰。知言專在明理。孟子一生精義。克類皆格物功夫。人言之病。只在一蔽字。知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十九

言之。道只在一無蔽之心。蔽非昏然無見。乃偏見之人也。惟見偏不見。全諸病皆從此轉輾而生。無二病也。我能常見全理。則於偏見者所發之辭。自能洞照。譬猶於曠野觀青天。而彼言井中所窺之天。入耳之頃。自然覺其掛漏矣。此其功夫。自在平日致知。與聽人言語時。全不干涉。故孟子但曰。知其所蔽。又曰。生於其心。而我所以知其蔽者。惟在此不蔽之心可知也。文正悅而去。

人第一要率真。率真便無渣滓。無曖昧。然何由得率真。大抵欲少則機自無用。公孫弘布被曰。詐司馬丞相

布被曰。儉。聖人疏水曲肱。有時。輕裘佩玉。食精膾細。有時。亦止一味率真也。

行吾安成。吾是。卽爲天下立極。卽爲萬世垂法。一事一意也。惟一義字。極直截。極包括。感應如此。死生如此。明哲見幾如此。致命遂志如此。保身亦無我。殺身亦無我。故曰。知止而后有定。若每事須尋一道理轉變。總是學未見主意也。

天理本直。凡事見有轉折二三。皆私意也。平平看去。每事只有一條路。聖人不思而得。亦只爲率之便是。然何故又有須委曲時。因彼人有私心客氣。須委曲以

義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二十

平之。亦天理中宜有此委曲也。揚善是天理。隱惡是天理中之節文。忠告是天理。善道是天理中之節文。思能通微。曰。智氣能展布。曰。才智。主於欽而入之。才主於發而出之。入可無出也。不入則不能善其出也。自用用人。胥本此矣。

發得出只是才。收得進方是智。智者必少言。必少動。大智固其聰明。遜世無悶矣。

智之爲物也。無形。處於藏者也。凡已顯之才能。已成之事業。與已行之仁義。皆得智而藏。皆往之屬也。是故春生夏長。顯也。秋雖歛。猶可見也。如五穀布散於田

原至秋。欽於塲圃。人猶見之。今則藏於倉廩。藏於窖。我自育之人。莫能見。所生所長。所欽。皆杳無形跡矣。此藏往之象也。堯在位七十載。則藏其放勳。舜堯期。則藏其重華。湯制事制心。武王歸馬建棗。則藏其放伐。此大智之君也。雖漢武輪臺。漢業猶賴以不墜焉。伊一德而歸莘。周感王而居洛。次則黃石赤松。又次則陶朱五湖。又次范蔡謝病。此皆智臣之藏往者也。他如齊桓色驕而九國叛。始皇苻堅好大無窮。皆以喪國。唐玄宗亦類之。此皆不能藏往之君也。文種霍光之屬。皆不能藏往之臣也。雖近道如馬伏波。據鞍矍鑠。惹致生疑。亦未能藏往之患焉。惟往者皆藏。故藏者不置。大哉哉乎。莫靈於人。順而盡之。則萬物之慈莫比焉。逆而張之。則萬物之毒莫比焉。不以慈靈而以毒靈。邇其本始。愧悔如何。然而安焉者。是非先昏。羞惡漸沒也。故元必起於貞下。而知有動乎仁前。勇者沉厚有力。有遏捺不住處。即是匹夫。仁者靜正無累。有割捨不得處。即是婦人。事之倖來。似為禍患。處之既當。即為事功。能不見其患之謂才。能不見其事功之謂器。

程子言可怒在四凶。舜心本無怒。竊謂治四凶罪之時。安得無怒。譬哭死而哀。謂可哀在父母。而子心本無哀。可乎。若前此心本無怒。凡人皆然。又何必舜夫氣不動志。聖人之怒。毀不滅性。聖人之哀。所謂適中。其節恐不必以無怒為和也。此亦程子說得稍高處。捐煩躁以養身。憫愚賤以養福。澗水深則流徐。淺則迅。廣與隘亦然。平生無疾言遽色者。其所蓄深廣也。從容於敘事。見太和於威怒。見善藏於發揮。見近裏切已於應物。見則可謂有恒度矣。語言動人。不倚句字。亦不專倚理義。理義既明。其要乃在辭氣之間。吾以至誠惻怛之心。發揮於手口。繇是靚面之人。百世之人。從口耳沁入於心。亦動其至誠惻怛之意焉。所以感通全係於此。若恃其理義。而辭氣之出未善。此所謂以善服人。人不動而遂尤觀聽者之不能。非反躬之道也。故曾子所貴。一曰出辭氣。一機往。一機來。巧遇巧。即相敵矣。惟誠無對偶。無窮際。如與人言。稍懷譏刺。聞者必覺而恨之。若至誠愛而諷之。即不從。亦不見怒。只此一不怒中。尚有無限感動在。人我心氣之通。捷於影響。其或進言過切。使人

刺心。顏亦是愛之不至。慎勿曰吾言自正。彼心不虛。卽所謂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含蓄不鵬突。明快不暴露。觀其辭氣。所養可知。

顏色如何正。正者本等也。與正心之正相似。如事親則

有婉愉之色。事君則有敬慎之色。祭祀則有儼恪之

色。介冑則有威武之色。皆是其本等如此。外見此色。

因內有此情。與中情相近。故云近信。

大學云盛德至善。孟子云盛德之至。盛德固有未至者。

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

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未可謂盛德。

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卽稍過者。亦非至也。如伯夷

柳下惠皆是。所以有稍過者。只爲見不到至善。所以

做不到至善。

聖賢立言。包蓄有廣隘。辭氣有緩急。非獨見地涵養懸

也。亦因其分量所至。遇立言垂教。不覺自肖之。且如

事君致身。自是賢人語。夫子第云事君以忠。勿欺而

犯。其旨遠。其體舒。蓋聖人立朝。則有見幾之神。有不

可則止之節。臨下御衆。則有寬簡之宜。有思患豫防

之密。封疆捍禦。有好謀而成之智。有戰必勝之勇。隨

其所處。內外常變。自不至有困時。故致命遂志。惟

其

幾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三十三

困卦立象。而不舉爲爲臣者言之也。聖道遐哉。遠乎

則自當以致身爲鵠。

仁人固有以死而成其仁者。聖人則不至以仁殺身。

聖人無死地。非曰無死所也。聖人身上無取死之根基。

深山鹿豕。毛角之利。不滅兕虎。而大舜與之遊。非陸

居不避之驗與。遇龍者多至盤粉。及夾舟以渡。而禹

蝦蟇視之。非水行不避之驗與。桀之暴也。伊尹五就

而不疑。紂之明夷也。囚文王而終不見殺。匡黷陳蔡。

役謀婁。由尼父色厲而奔。知巧也乎哉。忠信而已矣。

忠信之極通乎神明。

親仁之外。惟云泛愛。尊賢之外。惟云容衆。俱不及嫉惡

去邪。聖人之道。聖人之言。及論治。則云錯枉。云遠佞。

云屏嬖嫉。

問養蒙則止於愛衆。交道則止於矜不能。治國則止於

錯諸枉。皆不及絕惡殄殘之事。聖人立言固溫厚耶。

抑別有道也。曰世間事理本如此。殘惡之人自少。父

兄稍知教育。安得有惡人與弟子相近。已稍知擇交。

安得有殘暴姓名往來。立朝處民上。幾嘗遇大奸。

政之輩。偶或有之。則不得已而除之。若特借權俸以

明公。此穰苴孫武用兵立威之法。聖人治國全不用

幾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三十四

此故其語亦不及。
聖教後人。大都欲醒發其正心。長養其和氣。故其言善也。必多而重。言惡也。必寡而輕。易有元吉。無元凶。有大吉。無大凶。夫子舉楊堯舜。備極形容。而未嘗描寫桀紂。老子五千言。惟泛言天地聖人。并古來聖人名氏。未嘗一及之。隱踪跡。渾端倪。就著書立教中。猶儼然有以無事取天下之意。

孔子生平。從不言殺。如云焉用殺。勝殘去殺。神武不殺。至罪有必不。可生者。又示議獄緩死之義。使人存心無所不用其仁。如是也。攝相三月。亦嘗殺人。兩觀之。

樂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三十五

尸傳。詔未可知。夾谷之會。信有之矣。勢急罪大。不得不軍法從事。行權可也。立教不可也。

孟子引證孔子行事。皆論語及各書所未載。不有孟子。幾無所窺聖人作用矣。如簿正祭器。經世之異也。膳肉微罪。進退之厚也。微服過宋。保身之哲也。不至彌子。造次之仁也。靡圓非規。靡方非矩。夫以孟述孔。如此其至。而不及誅少正卯之事。左傳亦不載。然則家語之言。可盡信乎。朱子斷其爲妄。先得我心。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罪。罪與衆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爲其夙昔奸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孫臏

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爲政之道耶。

孟子見地作用。大都與孔子相似。欲知其少遜。惟細考其論事論人處。可見。孔子亟稱管仲。實以其有安百姓之功。孟子見當世推仲過尊。寧稱晏子。必抑管仲。孔子於夷齊仁之賢之。逸民之。又廣其不念舊惡之量。訖無貶詞。正爲稱處適當也。孟子聖之。不得不隘之。所以自救。孔子答或人以德報怨之問。答子貢去食之窮。皆情理曲當。人人心服。以爲不可易。孟子答齊王貴戚之卿。桃應替賤殺人之事。雖曰一執正。一探微。畢竟詞氣情理之間。尚有不盡愜人心處。使孔

樂亭全書

卷七

學言詳記

三十六

子應答。未必如此痛快直截。孟子亦自謂浩然之氣。想孔子浩然亦無可着。

孔子於事物之理。或有心思未遑及者。至心思所經。議論所至。制作所出。無不適中。其他聖恐未必然。尚或有一二事。稍稍出入於中道。

無可無不可。止見其異於逸民。我之爲我。畢竟如何。自在言外。猶云無適無莫。而未及義之與比也。猶云不勉不思。而未及中與得也。猶云從心所欲。而未及不踰矩也。惟此五字。與宗杲水上葫蘆絕相似。而實非也。